

國  
朝  
文  
錄

國朝文錄序

自古文章之道著作難而選輯尤難古人情性各有  
而進焉成一家言均足自傳於後世選輯者聚古人  
六代之樂而審之也具山海之珍而調之也苟識不精執已則失  
之隘博愛則失之濫隘與濫交相譏學者將奚從以求其是哉江  
右李邁堂孝廉嘗患此而毅然以選輯自命曩選金元明十家古  
文固足以方駕茅氏矣既又以爲文章視世運爲盛衰  
國朝自定鼎以來

聖

聖相承重熙累洽英賢鬱興作者已數倍往代夫門徑多而道或  
岐別裁真而學自正爰自魏冰叔方望溪諸大家外擇其卓然可  
傳者彙之凡四十家首熊鍾陵迄陳愬園論其醇底而各爲之序  
余觀其指雖不名一轍而折衷義法各取其長信無隘與濫之弊  
矣夫前代之文屢經論定選輯者猶有所據依若先後不過百年  
間則毀譽愛憎尙無定論邁堂獨能出己意定去取可不謂難之  
難者與江右人才輩出其詩與文之湮沒無傳不得入諸藝林者  
頗多曾賓谷前輩嘗有詩徵之役而未及於文邁堂將繼起而蒐  
輯之誠善舉也顧賓谷先生歿厯中外題襟館人才又極一時之

盛其事較易邁堂則一壇課士卽欲求二三同志且不可得袁集  
之難有十倍於賓谷先生者然又安知不有大力者起而襄厥成  
耶惜余以差竣復

命不獲親見其書之成與斯編並爲之序焉是則余之所惓惓莫  
釋者爾

道光十七年丁酉仲秋月江西督學使者錢塘許乃普譔

國朝文錄序

古人牖啓後人後人諭定古人兩相須實兩相成也孔子序列古之聖賢人而其名益彰太史公作儒林列傳而漢學以昌梁昭明有文選而文體大備唐宋以來以文取士士伸於知已詔於不知已顧衡文與選文不同衡文者第就其一日之短長而定之選文者必就其一生之短長而定之難易固殊且衡文有定額容有遺也選文無定額烏可遺乎此遁堂孝廉所以選

國朝六家文之外而復廣爲文錄也夫其選魏晉朱李方惲爲六家者以其文工而且富其部帙可分可合蓋倣茅鹿門唐宋八大

家之例也其雜集諸家爲文錄者蓋倣黃梨洲文海之例也顧茅選八家遺習之可之而人且議其後黃選文海則前明家數不另出手眼爲之序列其於殿最錙銖亦爲未盡且夫文有醇有疵學有全有偏不辨其精不能取錄不觀其大不能定家數邁堂乃兼而爲之其毫髮無遺憾哉難者曰邁堂尙有金元明十家文選矣三朝文人不止此數何以略於前而獨詳於今日是選也所以闢世人北宋以後無文之妄論也故必取卓然成家者以示之若文錄之用心亦非於今人有阿好也夫文人靈鍾乎天地習成乎風氣基厚則茂經正則興金源偏安元輕儒術明自中葉而下怠於

聽政

本朝則輿圖之廣教化之行超出前代而又聖

聖相承宵衣旰食無逸作所孚於天下民無懈氣士皆勤學人文  
所由特盛也是治運之精神萃焉非文人所自能爲也故選文達  
及前代者傳其文之統也錄文富於

國朝者彰其化之成也余壯歲宦遊好結交當世文人二十年來  
大江以南所心折者六七人其文皆有宗有趣可傳於後確邁堂  
體例存者弗錄而所錄已近四十家矣今且版行已後續增將不

可勝數猗歟盛哉

道光十八年仲秋月瑞州府知府海鹽朱錦琮謹序

國朝文錄自序

予選金元明八家古文竟復遵雲汀師意取我

朝文集之行於世者次第讀之得其卓然可傳者約數十家而一代文章源流升降之故亦略可窺焉順治朝能古文者首推熊鍾陵先生其他則故老遺民不肯見用於時遂壹意讀書作文思以塞言垂世其大者指畫確鑿議論證據古今既非老生常談亦無文士結習若魏冰叔顧亭林黃梨洲陳石莊彭躬庵其最著者也次如侯朝宗王于一傅平叔賀子翼輩旨遠詞文耐人尋繹讀之如亢霄鶴唳三峽猿啼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康熙朝

聖主當陽賢臣交贊天下平定人心安和一時元老鉅公如張京江陳午亭李厚庵湯潛庵諸先生以其正學發爲昌言俊偉光明非明代楊東里李西涯所能及其他館閣之秀如汪鈍翁施愚山朱竹垞姜西溟又分道揚鑣直接歸唐之統彬彬乎如唐之元和宋之慶歷王阮亭宋牧仲以詩名文亦不俗毛西河雖不合格而氣盛言宜邵子湘敍事特佳黎媿會議論最勝其餘如鄭靜庵金會公輩佳者尙多故讀康熙一朝之文如張樂洞庭之野入音競奏六律均調山水爭鳴魚龍竝嘯雖有坐部立部之伎亦瑟縮無

以容身洋洋乎

盛世之元音矣雍正以後及乾隆之初

累治重熙人才輩出如望溪之峻潔李穆堂之沈雄蔡聞之之嚴  
正陳星齋之高秀卓乎尚已而全謝山以淹貫之才表揚忠烈碑  
版璀璨與元遺山爭長藍鹿洲以經濟爲文確乎可見諸行事亦  
近代所未有者也高安朱文端興縣孫文定不以文名而文皆醇  
茂蓋人品高者文自勝焉中葉以後學術多歧文體亦因之猥雜  
博古者以徵實見長意盡言中有書卷而無情緒師心者以標新  
自別音在弦外有神致而無體裁蓋談經既菲薄程朱論文亦藐

視唐宋朱梅崖摹倣古人弊如明之王李而任意放言如袁子才者尤不足道然而二三老輩好學深思如黃靜山彭樂齋劉海峯姚姬傳趙鹿泉彭允恭魯絜非蔣心餘李厚岡者尙在在不乏淹博如錢竹汀詹事紀曉嵐尙書行文仍清氣盤旋恪守古法不愧一代之宗工焉嘉慶朝駢體盛行古文予不多見所見者惟陶奭江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絕流輩謝薌泉陳惕園劉寄庵王鐵夫諸集亦不失古文正軌而惲子居於簿書鞅掌中高自期許嚴加繩削彌爲難能而可貴焉昔梨洲先生之輯明文案也謂有明一代作者不如唐之韓杜宋之歐蘇元之姚虞而所選之文則過於唐

之文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者而捃摭之蓋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予竊啓寡聞所學不及前賢之什一祇以平生雅尚篤在於斯遂敢分別甄綜忘其力之不足然亦不名一轍反復數過務取諸家之長故有明道之文而近膚者不錄有論事之文而大橫者不錄有紀功述德之文而過訛者不錄有言情寫景之文而涉浮者不錄聚而誦之如接諸老先生於一堂之上而親聞其言論風旨也又如習與之處久從之遊并其心術之隱微性情之欵曲境地之順逆興象之蒼茫無不了了而如見歷歷而可思也快哉快哉亦足以樂而忘老矣所

錄人各一卷二卷至三卷而止有非三卷所能盡者則另爲部帙  
爲國朝六家而不滿一卷者又將博覽廣收都爲一集茲第序  
其錄之已成者四十家他有所遺亦將次第收入尙望大雅君子  
匡其不逮如肯以書借讀雖百朋之錫何以加焉上高李祖陶撰

國朝文錄總目

順治朝

熊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順治六年進士及

史院學士著有熊學士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南崑山人著有亭林文集  
今錄其文爲二卷

陳宏緒字士業江西新建人著有石莊鴻桷寒厓恆山堂教  
宿堂等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黃宗羲字大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有南雷文約今錄其

文爲三卷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著有壯悔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彭士望字號躬庵江西南昌人著有恥躬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著有四照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傅占衡字平叔江西臨川人著有湘帆堂集今錄其文爲一

卷

賀貽孫字子翼江西永新人著有水田居文集今錄其文爲

二卷

康熙朝

湯 畸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至工部尙書謚文正有張子遺書今錄其文爲二卷

施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官翰林院侍講著有學餘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著有午亭文編今錄其文爲三卷

張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著有張文貞公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謚文簡著有帶經堂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鄭日奎字次公江西貴溪人順治十六年進士著有靜庵先生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李光地字林卿號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官至大

學士謚文貞著有榕村全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宋 摯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起家任子官至吏部尚書著有西陂類稟今錄其文爲一卷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三十八年進士及第官編修著有湛園未定稟今錄其文爲三卷

金德嘉字會公號豫齋湖北廣濟人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翰林院侍讀著有居業齋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江南武進人著有青門旅橐籠橐牘橐今錄其文爲三卷

雍正乾隆朝

朱 軾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文端公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著有文定公奏疏今錄其文爲二卷

蔡世遠字聞之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勤著有二希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全祖望字紹衣浙江鄞縣人乾隆元年進士著有鮚埼堂集今錄其文爲四卷

陳兆巒字星齋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卿著有紫竹山房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拔貢生官至廣州知府著有鹿洲文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彭端淑字樂齋四川丹稜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至廣東肇羅道著有白鶴堂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黃永年字靜山江西廣昌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常州知府著有南莊類纂今錄其文爲二卷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江南桐城人貢生官敎諭著有海峯

文鈔今錄其文爲二卷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少詹事著有潛研堂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縣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禮部郎中著有惜抱軒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紀昀字曉嵐號石雲直隸獻縣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達著有紀文達公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趙佑字啓人號鹿泉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

至戶部尙書著有清獻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蔣士銓字心餘號茗生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

翰林院編修著有忠雅堂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彭紹升字允初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著有一林

居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李榮陛字奠基江西萬載人乾隆

進士官雲南知縣著

有厚岡文集今錄其文爲三卷

嘉慶朝

陶必銓字士升湖南安化人貢生著有萸江古文存今錄其

文爲一卷

劉大紳字

號寄庵雲南寧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

山東知縣著有寄庵文集今錄其文爲二卷

謝振定字

號鄰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

御史著有知恥齋文集今錄其文爲一卷

陳庚煥字

號惕園福建長樂人貢生著有惕園存藁今

錄其文爲二卷

以上共四十家文共八十有二卷爲文錄初編此外如宦

都之魏叔子禧長洲汪堯峯琬秀水朱竹垞彝尊桐城方

望溪苞臨川李穆堂紱陽湖惲子居敬以其集中之文採  
取不止三卷另編爲六家將卽板行而文錄續編亦卽出

熊學士穀貽堂集文錄引

學士字次侯號鍾陵以其爲江西進賢人也以時文雅健至今與劉蕡同竝稱然未有知其能爲古文者王霞九年學幕頗好採訪楚中先賢文集於是熊襄愍賀文忠暨金正希劉克敵金會公諸先生文俱得見文忠集爲學使校定付梓襄愍集有志未逮正希與克敵文皆不合格會公文意格俱佳精神逎露然學使僅得一部予無有惟學士有後裔秉鐸宜昌既以此集上督學使者予復從轉乞一部集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爲詩予未及閱中下二卷爲文自代言序記以至祭文論傳書啓

策論題跋條約無不具亦無不工大畧刊落駁雜一歸純雅其理  
取諸六籍其法本諸八家腴而不浮深而不鑿簡而不峭長而不  
冗渾渾灝灝魚龍百變而一以靜穆之氣御之故不獨時文冠一  
代卽古文亦置諸陳午亭張素存之間無愧色也至於制藝之序  
厯厯以甘苦示人深入無垠曠然無際則又爲諸家所不及矣中  
州李芳廣跋歸本於澹泊寧靜精神專一之所致知言哉上高李

祖陶

熊學士文集錄

擬 嘉誦琉球國詔

漕運議

賀張西曜督楚奏續榮膺龍賚序代

文體明辨序

蕭長源奏議序代

李雲田紀年稿序

同聲大社二集序

唐采臣近義序

孫棐臣制藝序

吳準平近菴序

施愚山宦藁序

文昌祠記

鍾南山祠記

陳節婦傳

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論

題江夏孫何算一家殉難狀

熊學士文集錄

漢陽熊伯龍鍾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作霖潤菴校刊

擬嘉誥琉球國詔

詔曰。朕以渺躬爲神人主。敬天恤民。猶恐失墜。若勤思遠舉。爭功於萬里之外。是德澤未加而臣其人。政教未及而享其贊也。朕甚恥之。客爾琉球。僻處海表。風馬牛不相及也。顧能束身內附。比諸天子之吏。朕始願殆不及此。大元受命百年。所不能致者。惟爾一方。豈朕之德實邁前王歟。何慕義之深也。昔者周道休明。越裳氏

重譯來朝。後世美周之能服遠人。而弗來。嘗不稱越裳氏之識天命也。朕不敢知。日中國有聖人。若爾之與。間異日豈出越裳氏下哉。嗟乎。普天之下。生民之欲。莫不同也。凡朕所爲。愛養元元者。爾使臣而旣聞之矣。爾能事上必能使下。尚其繹思朕意。修爾政事。質爾人民。以長有爾眾。朕則嘉爾。若夫土物之產。航海而來。徒煩苦爾父老爲也。朕無所要。

立言有體。面面俱圓。此等代言在唐宋諸大家集中亦不多見。

○漕運議

吏議憂漕愚以爲無憂也。夫漕之易未有如今日者也會通一道。明興由之不廢以迄於今旣無煩議膠議泖議海之紛紛而古者陸運轉運之法久已不設所議者惟長運又天下一家在苟雖時時竊發無敢阻兵扼咽喉者而又用法嚴無姑息東南之人雖力竭不敢告勞凡所逋欠無一粒畱民間者蓋其易如此然而漕運卒苦難者何也曰漕之難在官不以利自予之難在官以利予人之難也今夫官之重者莫如總漕巡漕此皆所箇廉勤大吏萬不敢疑其私而大吏所任府史胥徒至不可計率以官旗爲弱食如

虎狼然而此官旗者非能天雨而鬼輸也勢不得不罄正額以緩須臾之急此雖且且而刀鋸之未有能止者也昔人知其然而予之以利以逼其情凡糧船之載聽其多畱餘地以帶私貨譏而不征往返之間獲息數倍凡官旗沿途無名之費沛然有餘旣不苦於賠累此固人多不知而京師亦得以集東南難致之物蓋猶有平準之遺焉如是而懸一令曰有姦人竊鬻正額升斗者罪至死其誰怨之今者糧米之外一切指爲犯禁謂之革槩實以棄利而於吏之吁人而食者坐視其百孔千瘡而莫爲之制不亦不思之甚者哉故曰官不以利自予之難官以利予人之難也爲今之計旣當先時而圖

以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蓬蹠憔悴之軍。  
而尤有難言者。今之自關外徙內地者。皆得占田自養。比諸口分  
世業矣。一旦以荒蕪告。輒命治粟內史。視所占田數。仍以米給之。  
千艘之來。抵岸而空。自此以往。雖雲帆如織。秔稻如山。其能爲歲  
月支哉。且夫以漕爲惰農役也。可不可也。如是而憂漕。誠足憂矣。  
此時漕弊如此。只許其裝帶私貨。便可補劑。今則沿途無名之  
費。日增且不獨沿途而害。併中於州縣矣。文極高簡。有法出他  
人手。定逾千言。

○○賀張西曜督楚奏績榮膺寵賚序

代

皇上御極之二年。宮保張公以督楚滿三載。稽首報政。上曰。此予一人所藉以釋南顧憂者也。下所司考舊章。申憇賞。駢錫輝煌。楚人咸喜。是時澴水嚴司農。漢陽熊司成。適在籍。從其鄉吳司寇屬。余一言爲公賀。蓋謂余少吏楚。能言楚事。因能言公也。夫楚何地也。控引數省。勢居上游。安危之幾。關乎天下。自勝國用兵。迄今三十餘年。虔劉剽掠。遺民無幾。而又雜以飛蝗。流火江湖。漲溢之殃。古云始亂者必先治。驗之於楚。殆成虛語。所恃以去危卽安者。督撫兩重臣耳。公累葉鼎鐘。侍從密勿。以文武才受知。

世祖撫楚有年。簡卑今任峻其秩而不易其地。朝廷已知公習於楚矣。公則責愈大。心愈小。凜凜然奉聖書所倚毗者而次第布之。如禁旅之供億。將吏之激揚。兵民之劑調。滇黔之輸輓。詰緝姦叛。以杜城社之窺伺。招納土官。以靖苗猺之劫寇。以及復城垣。飭邊隘。集流亡。擒逋逃。於全楚之事。無所不當問者。皆收拾○以○上○水○分○之○於○積○亂○之○餘○而○煦○吹○以○更○生○之○氣○今○日○封○疆○所○寄○如○公○者○可○謂○獨○難○矣○乃○蠶○賊○稽○誅○適○有○西○山○之○役○西○山○周○袤○數○百○里○秦○蜀○楚○三○面○會○師○然○秦○蜀○祗○遇○其○外○而○楚○自○鄭○房○掩○賊○腹○心○賊○少○以○兵○綴○秦○蜀○而○全○力○抗○楚○縣○車○束○馬○曠○日○相○持○公○當○其○時○既○慮○賊○之○竄○伏○出○沒○

○文○處○

而不常。又慮兵之久役。疲玩而或潰。更慮民之饋運。展轉而莫支。  
於是嚴控扼。明部伍。量遠近。薄芻茭。兵備其守。民習其勞。賊平有  
日矣。廟議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奄開武庫。亟事撲滅。而其道  
又從楚入。楚人益擾擾。相驚以役。公與中丞劉公至誠。惻怛。朝大  
夫士庶。而訓誠之俾曉。然知軍興之非得已。竭力以赴。公家之懸  
而。又陰勑郡邑。兢兢以恤民困。爲心指揮調度。夜以繼日。荆與鄂  
舟。相沿也。看與墨汗。相浹也。蓋公之焦心勞思。至是爲極。而公之  
深籌密畫。大功隱德。亦於是爲多。若此者。非難之。又難者乎。余嘗  
謂國家以神武肇基。以深仁定亂。其左右翊贊者。多在巖疆宣

力之大臣。而楚爲最。先後指名如抑華羅公。繩武李公。並公而三。  
然羅公時湖湘未定。一切得便宜從事。愛克易感。威克易懼。視今。  
之束縛法。令陽施陰。設者易也。李公時默省初附。稍免杼柚之歎。  
故水灾一疏。朝堂動色。加意軫恤。視今之大灾大役。迭遭互濟者。  
亦易也。然則論楚事者。雖欲不推公爲。開代偉人之冠。其可得。  
哉。或謂余所稱述。特公在楚之功名。與其三年以內者耳。安足以。  
盡公嗟乎。任天下最難之地。與當天下最難之事。苟能涉厯榰柱。  
不爲摧折。已足表見生平矣。而况其處之如安枕。措之如弄丸。不。  
震不茹。克有成效。則其於世更何績之不著。何福之不同乎。然則。

稱公而欲盡公亦莫如三年督楚之爲信而有徵也已余素耻晉  
訛惟本楚諸君子德公之實意而序之未知足以測公萬一否也  
於時事獨難中又抽出西山一役以見其難之又難博大昌明  
盡掃浮翳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者，吳江徐魯菴公所嘗取常熟吳文恪公文章辨體而增訂之以行於世者也。辯體爲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通八十四卷，蓋其詳哉。予讀之歎曰：爲文其難如望海若。既而曰：爲文其易如獲舟楫矣。蓋自進士之業滋甚，士不復知有古文矣。不知文而耻受命於先生長者，掇拾剽掠，率意爲之，雖有其詞，不合程度。譬之爲室，則敝而堂則奧。學爲筭，則方而筭，則圓，不亦瀆亂無章之甚者哉？往文恪公亦慨然大正其失矣。而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

正變而未分。有遺恨焉。徐公則異是。其爲書也。於體無所不該括。而一體之中。若者爲古。若者爲俗。若者爲正。若者爲變。若者爲變而不失其正。大義燦然。如象緯之曲而布。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公自云是書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七年而後成。公之勤蓋若此。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卽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今之人。雖或讀是書。而未嘗鑑志於六藝之道。補○出○根○柢○功○夫○妙○得○與○上○皆○相○附○以求其至。猶之望水者。舟檝已獲。而手與器不相習。雖欲遡其波。窮其源。不可得也。終亦謂之亡具而已矣。

簡而韻結。補一意尤高。

蕭長源奏議序

代

或問於余曰。進說於君而削草者。賢乎。曰。漢孔光。譽爲之矣。進說於君而削草者。非賢乎。曰。晉羊祜。譽爲之矣。夫光立於亂朝。以恭謹媚主。溫樹且諱。敢有諍名。祜心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不能自言。而屬傅氏子發之。度其時未必有危言激論不可示人者。不削草。何傷乎。由此言之。削草而不失其爲光。而光初非以削草而不賢也。削草而不失其爲祜。而祜初非以削草而賢也。彼蓋有所不得已焉耳。乃若生休明之世。冠法冠。正色對仗。與天子宰相。可否。如梅福所謂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

可睹。是其職也。奈何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或至有意學古人。以詭  
詞削草爲能事乎。且朝上書而夕報可者幸也。今日言而異日行  
者亦幸也。魏相條晁董之對此意所見尤大。亦恃其書在耳。使如光與祐所爲。雖  
有英君察相嘆不同時者。孰從而徵之哉。長源蕭公李順德有異  
政。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召爲監察御史不辱於官今

上皇帝念豐芑之貽虛懷延納。每下諸王公卿議所條奏。初是公  
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人。皆羨公之遇。而不知致此固有道也。  
蓋救國之弊。如治身之疾。有本有標。先起居後藥物。此養生家治

本之常。及乎標勢已成。流毒傳變。謂可舍七方十齊。而起沈疴。非。

愚。則誣矣。

是。如。此。故明神宗時。部黨紛紜。遺世務尙。名高羣以切劘君德。

明代風尚實

相夸所指斥。有敵以下不能堪者。其君亦不屑戮辱。以成豎子。

於灾異。盜賊。兵戎屯牧。國天民天。之不可一日忘者。皆以爲不足。

言。而聽其魚爛瓦解。以底於亡。豈非殷鑒歟。今天下獨壓。

堯憂耳。四海九州。之大保。無形爲標病者。大吏奏報。左顧右盼。比。

及上聞。什無二三。賈生而在。未必不長大息於此矣。公起而累疏。

姚。亮。之。亦。教。時。事。相。不。過。此。論列。舍虛取實。舍細取大。舍緩取急。如以救火追亡。請於主人。求。

有疑其生事者。而且補救有方。厝注有漸。短言則得子。高筆力之。

○勁長言則無孔璋煩富之譏人卽善忌亦安有聞動心之好語而  
忌之者哉此公所以久於其職而有言必信也同人取其奏議都  
爲一集越之鏤版公不能辭其行者旣足以彰兩朝止輦從繩  
之美其餘又足以待億萬年

○議○論○回○思○上○文○何○等○高○雅

聖子神孫之求語有之善解結者佩觿我國家之以公爲觿也  
豈有量乎公幼負大志尊人萬興先生實教之忠生長食息不離  
典訓之內誠有如韓退之所云者至今讀書邸舍池林簫管無所  
徵逐盱衡捫虱無非天下大計蓋其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其  
視數萬言猶一吷也世有因所已言而推見所未言者庶幾智足

以知公乎。余不敏，則焉能與于斯。

前言不削，草之非，非中言標，病之不可不治，皆具卓識。文亦暢所欲言。

○○李雲田紀年稿序

文○情○天○外○恭○永○而○語○句○則○卓○如○山○立○  
博浪一擊赤壁淝水兩戰其事則奇其人則英英三少年俟生老  
俠廉頗趙充國老將雖云持重吾猶以爲平乎爾人生才與年退  
識與年進歷絕險發異觀匪才弗任三少年蓋及其才而用之雲  
田紀年稿起丙子訖壬午凡七年文百餘首以時考之雲田殆三  
少年若哉才安得不厲業安得不工海內操觚家○累○限○前○次○無  
過瞞奴不過氏安得不踵足而立嘗爲雲田計之七年間試于棘  
者三試督學者五矣今之將試者昧其目勿納奇字膏其手使憎  
此段克以養局其口如對村嫗野老語大試先五六月而然小試殺之如是則

肆志于文者寡雲田固貧又事父母好友朋衣履酒漿僕婢姻姪  
瑣瑣世俗之事無不縛其體貌瘁其神明而又有疾病怨懟不可  
告人之情及夫山水詩賦之娛詞場歌板之伎如是則肆志于文  
者寡予不知雲田何以歲必作作必存存必傳也夫博浪藉五世  
之富亦坐合吳獨之交淝水竭東南之力僅乃一嘗然以施于世  
不衰雲田清羸一身戰乎萬變而得全其所以爲文又以其文戰  
乎百家之說而得全其百餘丈人騎馬血濺孔孟之裳矣則吾猶  
以三少年爲平乎爾嗟嗟人生負時時何負人哉雲田經營七年  
而其業遠者規百世近亦可十世合百篇計之奚啻千秋萬歲而

己士不務修身立言。徒欲如古人以靜坐七十年。當百四十。其亦  
無聊矣乎。雲田少予二歲。予自丙子迄今。何所聞。何所見。當同大  
耳兒捫肉一哭。敢望三少年哉。

奇警到底。無一筆在人腕下。○不過從紀年二字生出話頭而  
勁弩短兵。節節不懈。望之何異。票姚之騎。岳家之軍。在集中爲  
另一格。

同聲大社二集序

社非古也。先生比黨族鄉之法不設而詩書之教獨領于學宮。又溺其職。於是儒者各以其所學相師。合其父兄長老所與同溝遂川塗之人而考道問業。歡然無間。有社之名。蓋猶古人之所許也。及其流失。術陋心雜。耳目非便。于相接之親。志意非發。于時觀之。素拜未登堂。身先許死。屬有鄉曲之譽。銖兩之利。搆鬪其間。則張陳之頭顱可按。兵而索是。故入聲名人物最盛之邦。而其士君子。孝友睦姻任恤之意。反蕩然無復存者。其禍未嘗不始于文章門戶。社之爲當世大禁。當事者豈獨以文體爲憂哉。予過金陵。聞同

聲大社噪甚心竊異之私詢何子次德乃知皆龍眠名宿進而侍  
側于坦庵方公尤詳其本末蓋桐城舊有潛園社肇自方樓岡姚  
龍懷兩姓昆弟及張濬之陳二如胡子兌吳炎牧諸子耳已而擴  
爲白門社則益以左子夏昆弟今又合何次德吳于廷孫振公昆  
弟及社中之子弟而顛爲同聲是所謂同溝遂川涂而耳目相親  
志意相觀之人矣然猶審擇有年結納有漸其慎如此諸子固不  
苟而同者也夫不苟而同者必不苟而異以性命而合者必不以  
意氣而離故其發爲文詞亦皆專一深靜以求其至而非疲苦于  
四海九州之間遺淫佚于飲食宴樂之豪舉而以篇章爲餘事者

此曾業之所以一作再作久于其道而不厭與予因是而有感于潛園之義矣龍之眼也有潛德焉龍潛則無悔學潛則無悶言滿天下而退然若愚交滿天下而介然若獨聲華淡故比昵絕比昵絕故攻擊忘是之謂不同是之謂大同大哉潛乎異日任天下事且在龍眠諸子矣而奚有于社事之不悖乎古云爾哉

首段痛哉乎言之中後暢同字之義尤爲入骨

唐采臣近義序

予年友震坤子於堂之東偏乎一編而哦。予披帷入曰此何書也。曰吾家采臣無他嗜好獨爲制義。憇憇踰諸生今又得若干首子讀之何其似古文也。予竟讀喟然曰古文哉似之云乎制義一道遁不足而強言者妄也名已成而自敗者苟也苟與妄其弊皆原于多欲成童就傳如賈求售脂膏罔脯咸思鼎食僥倖一獲勃然而喜宴樂恣睢其心豈復有所不足哉無已則又謂干祿之業不足傳驕語壯夫以蓋藏之夫儒者口代賢聖戒叛戒雜股比約束字句滌蕩既不若策論贊頌箴解銘說諸類之可以班駁拙與冗

肆詭譎自放其辭而又欲橫從含負曲折變貫新光靈物屈服羣才今古文孰從定其難易乎昌黎原毀諸篇實爲制義所自出特當世無其體耳非溥今文而不爲也震澤于唐宋大家火傳燈續故爲經生言醇深有本鹿門所傳諸藝皆出于白華樓集成之後以此知爲制義而期成進士則已苟求其至未有不能爲古文而爲之亦未有不窮達生死于其中而爲之而傳者也自壬午以來海內辨音北面于采臣之文者十五年矣又曹於大司農榷於秦治栗於京畿其勢皆可以妨害於文顧獨澹然肆志積歲月以從事于此根極理要不欺絲髮自然靈氣惓悅而來如攬化人之祐

而御舍光之劍經營將迎不知所自豈非無欲而深思者之效歟  
戊子己丑間瀨水相亟推予嘗云子必元但與采臣修遠角則未  
知誰手鹿耳是年予危得元而失之采臣後三年第亦不元修遠  
至今拓落其言皆不驗然足以見采臣之爲予畏也久矣予將欲  
懸車文苑而采臣且脂其車書此以警怠焉

推尊制藝之難于古文之上而欲人窮達生死于其中而爲之  
非箇中人不能爲此言非箇中人亦不能信此言

○○孫棐臣制藝序

吾楚三十年前漢黃兩郡爲文章詩歌訟獄之地。黃岡王子雲守其孟旋子卿之師說討論人文不欺尺寸。溯江而上必就予與子言必稱棐臣。木欣予三人實未相見而子雲雖誦姓字則如晨夕間三人也。旣定交感子雲知已之言相得無間。今予附木欣通籍且十年。棐臣求一試北闕齟齬不可得補公安司訓以歸。洪念勇王孚伯二子忘已之售而弔棐臣。語之曰：「子疑子雲子期此三人者得失半乎？」夫文之近人情而蚤有譽者非其至者也。予于聖人之道未聞一知半解而于先正制義之能貫道者則不啻米脯。

鹽醬童而旨之。世不乏好手文者。子自以爲學無根本。汲清冷于江流海畔。而不及尋河源之混濁。淪漪斐然。元氣浸薄。嘗憾不獲。○予○爲○公○車○所○困○而○遂○廢○時○文○不○事○甚○之○爲○丈○夫○矣○如熙甫先生老困公車。醞釀結轎待其皆醉。而遂名于世。此大不幸也。木欣沉潛學道。言有物矣。而其爲制義研句。鍊篇就班。按部卽以羽翼聖賢。亦不震驚流俗。其醇也可以免于子之憾。而其遇也亦不致爲見愛者所痛。裴臣爲文。則祖六經。禡四子章句之學。與身心性命之學同條共貫。而忘乎其爲制義。其大者牢籠天地。而不知其非寥廓也。其精者剔磨今古。而不知其非穿鑿也。其正者砥柱江河。而不知其非膠固也。其趨彌高。其傳彌遠。而其見光。

于天下也彌遲譬之兵然于野戰趨利之兵也木欣刃斗金鼓之  
兵也。裴臣則古出車列陣之法殺人有禮者也。嗚呼難爲不知者  
言矣夫古之君子修身立言而已不夙則暮者遇也。公安文史之  
區其間必有首排俗學者皆亦有筋骨如三袁兄弟之爲風會倡者初裴臣之教  
以文章明道術則有泰山弟子事其先明復之禮在焉是行也不  
當易其弔者而賀之乎二子豁然喜謂余言爲當也爰次而書之  
裴臣制藝之首俾異日有所徵云。

醉古澗懿字字沁人肝腸焚香靜對我欲鑄金事之○先生于  
時文至矣且自謂學無根本汲清冷而遺混濁世之輕易言時

文者其罪過當何如也

○吳平近藝序

吳子準平甲午以前之文。欵款幽眇。類子家之精者。世旣艷稱之矣。今復出其近義。問世則若夷渾融。若不屑爲句比字擲然者。或疑之曰。準平何今昔異乎。予曰。無異也。昔人之論。漸老漸熟。乃歸平澹。則其初未有不出入百家纂言鉤元沈浸醞郁含英咀華者也。俗學以單疏爲平澹。繆種傳染。心理體用略能上口。輒速化以去。反不如二十年前點鬼祭獵。盡氣博微。尙覺有所用心。進身之言。苟且鄙俚如此。議者至欲舉制義而弁髦之。我輩亦何所恃以闡執其口乎。準平嚮者之作。旣嘗饑心餽腸。夏去陳其獨至之。

性偏詭之才。鬱塞險仄。如雷風相薄。而一旦渙然以解。又從宇順。  
則如雨施雲斂。神功若無。此文家火候之自然也。山水之始必有

崑崙龍門。而後流行而爲東南之澄江秀嶂。文章之始必有周秦。  
兩漢。而後洋洋而爲唐宋以來之大家。蓋立基于厚。猶恐其薄。立  
基于薄。何以復厚。準平有前日之嶽嵌幽眇。而後有今日之宕夷。  
渾融亦若是焉已矣。予旣釋或者之疑。而因書其語于集首。使人  
知由。準平前日之文。以求今日之文。則庶免于俗學單疎之病也。

夫。

實講出前後所以不同之故。意度波瀾。並皆入古。

施愚山宦藁序

予外腴中羸。不耐從長者遊。亦無由致異者。几席雖具。棲塵而已。  
童子報客至。無刺辭以故。弗聽入座。吳語心異之。今時誰當過予。  
且渴欲覲者。東帶出得一愚山子。喜過望。且怡顏出近文。以示噫。  
固知非素心人。不我卽也。自是聞叩門聲。知必愚山。知必以文來。  
不數過。奄有愚山之文矣。愚山之言曰。吾東髮希作者。志不在小。  
今不幸早爲天下科舉之士所好。惺<sub>昔苦口。已爲之。豈可忘。</sub>其中猶有與俗交者存也。將  
欲窮波尋源。繼膏駐談。俾吾所爲載道之器者。厚重勿壞。蓋雖無  
所懿。稱吾邑先正。未肯染指。而獨篤信予。以故勤就予。不自知足。

之○前○也○早○於○是○歎○今○人○不○深○惟○古○人○以○制○義○取○士○之○心○一○著○進○賢○冠○呵○八○股○爲○謀○兒○書○夫○進○身○之○業○而○可○忘○孰○不○可○忘○愚○山○匪○徒○不○忍○遐○棄○比○于○遺○簪○故○劍○而○且○簪○諸○錯○諸○朝○斯○夕○斯○下○交○一○枯○槁○簡○全○矣○矣○仇○如○予○者○往○復○晰○難○不○以○爲○辱○蓋○神○全○乎○文○矣○神○全○則○無○乎○不○入○也○其○聖○于○文○奚○怪○焉○曾○山○東○督○學○使○者○當○代○推○擇○五○部○之○英○而○報○愚○山○可○予○乃○開○顏○一○笑○曰○用○人○如○此○可○以○賀○矣○因○念○予○成○進○士○後○猶○受○修○于○堂○邑○張○司○空○邱○舍○燈○火○彌○年○齊○魯○布○衣○謬○有○賢○予○仕○不○廢○業○者○使○聞○愚○山○之○風○予○知○其○猶○有○感○也○序○其○文○以○告○之○

含毫邈然讀此并先生之性情亦見

文昌祠記

或問于予曰。文昌祠祀梓潼帝君。所在皆有。其義何居。曰。非吾所知也。考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世俗傳。曾以梓潼君當之。其說愈傳。愈謬。蜀人謂張亞子戰沒成神。有功于唐。以擬上將。次將。化書謂神世業儒。帝使主仕籍。又在周爲張仲。以擬貴相。司祿。或又以神故。張星爲張氏。子。挾彈射諸不祥。使人宜子。以擬司命。司中。京山李本寧先生。旣嘗詳言其妄。而又從而爲之辭。亦以事爲物。情所素安者。君子姑順其愚下之性。而不必力與之爭。蓋其慎如此。予則以爲文昌之

祭由來者久推明其正者而不正者可不辨而絀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天府受而藏之鄭康成註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三星之位則是文昌諸星古未嘗無祭也明洪武初亦祀四星尊罷然考其祝文于司祿則曰神其奉天之道俾年穀豐登生人咸遂視所稱賞功進士者又何不侔也夫人所奔走乎文昌者司祿一星耳祝文以年穀爲祿祀之者不異于春祈秋報之常世俗以貴仕爲祿祀之者遂流爲媚奧媚寵之恥義利之相去

也。遠矣。嗟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士大夫自好者。猶將愧焉。而謂

赫赫列星。司賞功進士之責者。惟是酒醴牲牷。可以得志也。將誰

欺乎。稽古禮文者。正文昌爲列星之祭。而永杜一切不經之說。其

斯之謂敬鬼神也已。然則宋公之爲此祠。亦猶聞予之說乎。曰此

又非恆情所易測識矣。夫皇皇然禱祀而求。而以祿之不得爲已

憂者。細人之行也。皇皇然推賢進士。而以民之無祿爲已憂者。公

卿大夫之行也。方今吏道益廣。人才益出。詔祿之典。不得不寓疏

通于嚴謹。而驥首皇路者。慨深覆蕡。悲同棄井。精華果銳之氣。亦

或稍傷。此非可家喻而戶曉也。公爲政之餘。旣嘗戒屬。徒振興

序。爲逢掖所宗嚮。又復有秘宇靈宅。寶像珍龕。爲之請命于賞功進士者之神。楚人士于是知。劄宣大吏。祈天右文之意。如此。其厚精誠。注射雲漢。昭回必有。作人之大澤。應之雖當火飛水溢。流離瑣尾之後。而不言祿者。有所恃以自安。是蓋世道無窮之幸焉。如是。則祭之未有以義起之。猶不爲詔也。而况有其舉之莫之或廢。如此祠也哉。會公以書來。屬予文爲記。因次其語以歸之。旣以解世俗之惑。而又推見我公之隱。非故設爲兩端之祠也。公爵里名氏。詳見觀音閣記。此與鍾南山祠碑俱不復載。

前段駁正後段博合作此題者類應如此

○○鍾南山祠記

大叅宋公蒞楚之三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以次修建。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爲予言疇昔之夜。有神降庭。請祠于予。蓋仰世所圖鍾馗者。予許之。復申囑再三。成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爲夢也。竊念冥冥中已有成言。何忍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接昔人所傳唐明皇畫夢有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乎虛耗。誠如馗言。比諸捍患禦灾。得秩祀典。固非僭越。不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爲恍惚不可知之事。圖其形。

而未與于祭耶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時亦嘗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噫異矣乃予竊有說以處此凡幽明相感不論久近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蔑矣獨天下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秦寇爲原西山爲委先後流毒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灾若爲之助虐焉生民以來亟有虛耗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君亦式靈于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于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爲國家耗府庫爲諸臣耗心力爲百姓耗膏血者賊也府庫耗而我

乃倉箱心力耗而我乃廣牋膏血耗而我乃肥甘者所謂孽也。賊自外生勢在山林惟師武臣力以勦撫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在城社非孜木塞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南山君之請祠也。蓋將安居爰處安意肆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發奸伏爲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貽後人也亦明矣。公何惜此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予尤有感者事至于夢亦幻矣土木之興于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囊金槨帛郵傳拜除者公盡斥之于馮馮登登以妥此千百年而上不可究詰之人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然。

在耳目間者。公其肯一日已于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于異日焉。公爵里名氏詳見觀音閣記。茲不載。

此祠本不經而託之于夢。尤幻幾疑難以措詞。文妙在拈出除虛耗之孽。一層關合時事。鑿鑿指出所以當祠于楚之故旨。屬詞危亦可云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者矣。

○陳節婦傳

節婦秦氏，束姑福之長樂人。秦翁故大俠，一見里中陳生，一文心異之，遂以節婦屈身爲側室。嫡石持之嚴，衣食操作與羣婢埒。節婦無後言。有子二，喪滯生七歲，次驅生七閱月。文試蹶失，志病革，歟。枕櫈默向節婦，齧斷中指，誓必死。石見之，猶盛氣詰指，血噴。詭辭乃免。文易質，呼節婦明示立孤大義。節婦毅然任其事。自此奉姑如母，奉嫡如姑，有加于文。在時嫡顧益憐愛之。姑與嫡之喪，取辦十指，舅亦至是始葬。凡物秩秩，莫知其貧也。石有二女，悉索皮囊，節婦傾倒如棄涕唾。及以藏書請，則曰：吾夫心血縷縷，在

焉。不忍割也。無已。則斥繪帛以厭之。澣。駘。卒。用。是。涉。獵。等。身。稱。博。  
物。君。子。焉。一。日。受。侮。鄰。媼。拊。心。而。慟。澣。自。墮。歸。長。跪。問。故。節。婦。終。  
不。言。澣。自。念。羸。者。孤。童。欲。何。所。爲。亦。不。復。問。母。子。斂。然。立。杵。臼。間。  
此情此景。宛然有。目。耳。  
涕。泣。不。能。相。視。澣。每。道。此。尤。悲。也。祭。田。數。畝。狂。暴。來。侵。節。婦。引。義。  
厲。責。愧。悔。棄。去。其。剛。強。持。門。戶。又。如。此。澣。駘。娶。婦。皆。有。子。朝。夕。受。  
教。絕。口。不。及。生。產。自。謂。嘲。指。時。不。復。料。有。今。日。然。其。地。時。糴。兵。燹。  
轉。徙。不。常。無。足。博。節。婦。一。日。歎。者。甫。六。十。而。歿。嗚。呼。節。婦。以。未。亡。  
人。大。有。造。于。陳。三。十。有。三。年。如。操。舟。遇。風。舟。中。人。惶。而。登。岸。而。操。  
此。孽。不。堪。  
舟。者。沒。焉。可。傷。也。已。

史官曰。妻之于夫。有臣道焉。妾臣也。微也。方陳生以二孤遺節婦。譬諸君薨。世子幼。陪臣執國政。亦孰有與之者哉。使江沱之嫡。不悔於終。二女勃發其間。節婦爲妾。爲母之道。亦或有幾微憾矣。乃履順散財。中外底豫。卒能有所成立。古之植委裘而不亂者。何以加之哉。太史公論妃匹之際。以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若節婦所謂盡性。以至于命者非耶。

文律謹嚴序議。俱佳中間。獎勵立杼。自間一節。寫出孤兒寡婦之難。予讀之。淚涔涔下。

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論

人君之所以履天地而無疚者。在使量有餘于勢而不使勢有餘于量也。有身者謂之士庶。人有家者謂之大夫。有國者謂之諸侯。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夫勢至于天子。天下何者之非爲吾有。而恆見天下之無一足爲我有者。非勢不足以居之。而量不足以居之也。善爲天下者。念天下既爲吾有。而不漏于<sub>字法</sub>一天下于吾心。亦念天下既爲吾有。而不著一天下于吾心。夫然後量全而勢亦全。則所稱帝王以天下爲一家者。是已上古公天下。中古家天下。以天下爲家者。其致治在公私之間乎。顧天爲民而立之君。非真以爲

○則○治○崇○家○子○

○盧○也○三○代○以○後○苟○能○守○九○州○如○守○宮○庭○而○垣○墻○丹○覆○之○俾○子○孫○世○

世○勿○有○害○亦○天○之○所○許○也○奚○啻○其○公○之○也○是○故○天○下○者○萬○斛○之○舟○

帝○王○其○載○之○者○也○天○下○者○三○六○幅○之○車○帝○王○其○乘○之○者○也○帝○者○

諦○也○審○諦○萬○物○而○不○誤○也○王○者○往○也○羣○往○焉○之○謂○王○也○繫○天○下○于○

帝○王○地○從○主○人○之○義○也○而○後○之○人○君○乃○推○而○遠○之○謂○幼○子○童○孫○爲○

吾○親○則○以○天○下○奉○之○謂○宦○官○宮○妾○爲○吾○黨○則○以○天○下○奉○之○謂○戚○晚○

熟○舊○爲○吾○黨○則○以○天○下○奉○之○謂○敵○國○外○患○爲○吾○虞○則○以○天○下○奉○之○

謂○宏○農○可○問○南○陽○不○可○問○則○又○于○天○下○之○中○橫○分○畛○域○而○以○天○下○

奉○天○下○焉○以○天○下○奉○所○親○所○暱○所○黨○所○虞○者○冠○讎○天○下○者○也○以○天○

下奉天下者門戶天下者也寇讎者可以亡門戶者可以亂其始  
也欲毀天下之家以成君之家而其究也天下之家毀而君之家  
亦不得成是不足爲之寒心乎哉聖王知其然謂天下之耕者皆  
倣、  
做、  
本、  
守、實、  
吾奴也謂天下之織者皆吾婢也謂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吾几案  
間物也謂天下之鰥寡孤獨而無告者皆吾櫛側聲也謂天下之  
一鍼一刀一鉗一耜皆吾梧棬也謂天下之百塵一秉皆吾神倉  
也謂天下之潢池卉菑苟伏者皆吾檻牛之鬪而牢豕之驚也謂  
天下之纍纍若若者皆吾家相吾爨下走也如是故謀天下如謀  
其婦子委曲詳盡而未嘗漏一天下于吾心也如是故謀天下如

謀其婦子質直坦夷而未嘗著一天下于吾心也當其時無所取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財無所震疊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權無所同異厚薄于天下而王者未嘗無制防蓋一心一德家人之道之所感也且天下亦何負于王者哉周之盛也上順其下曰駿發補私終三十里下願其上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夫止念其地產下卽貢其靈雨至性如是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則天下亦以王者爲家譬之作室然聚萬人而鼓之茅者茅絢者絢築者築塗者塗而主人已下莞上簟于有覺之庭矣豈非古之所云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者哉抑聞之論弓矢者矣楚人失楚人得以爲善矣而未

天也去其楚而可矣人得人失以爲大矣而未至也去其人而可矣由此觀之人君誠引天下爲一身而深思民胞物與之義也亦並去其一家之名而可哉

平實之理而以雋永之筆出之可謂言語妙天下矣又後繳轉

一層復勘進一層尤緊

題江夏孫何知一家殉難狀

君子生亂世。其勿重言死哉。宋靖康之變。金人謂遼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則若水可訓賢矣。呂中曰。若水嘗主平駕出汴者也。若其不死。亦在誤國之類。上皇聞邦昌僭號。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吾之位。則吾事決矣。夫若水謀事之失。視范瓊不大相遠也。邦昌敗亂之罪。視王黼尚有間也。而一死則贖萬罪而有餘。一不死。則流操莽而無不足。嗚呼。君子可重言死哉。國家自靖難後。禮義廉恥之氣。蓋亦稍傷。凌夷至今。封疆之臣。遂無死理。會逆獻昭。楚江夏有孫何知先生者。殉難尤烈。

其婿某以狀示予。予不忍讀。先生以邑令退老子。若孫未續寸組。非有土地甲兵之責。特以義不戴天。延頸就戮者四代。自豎儒論之。必謂不在其位。不當死。不則謂不當令。衆子孫死。不則謂好名而死。不則謂無可奈何而死。夫死亦慘矣。而反得數者之疑死。固不可爲哉。予則以爲先生之死。先生一家之死。皆適得其死。而無足異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豈辱止于卿大夫哉。蓋古者卿大夫以名節爲已任。故君子多責備之詞。而位卑身隱者。不與焉。今辱亦至矣。圍陵蒙塵。辱在國體。黎民懷寇。辱在國本。武夫挾外援而要君。文吏挾內援而固位。辱在國法。卿大夫不引以爲辱。惟獨

行君子慨然赴義足以愧之先生不死則與卿大夫爲類與卿大夫爲類則與亂賊爲類嗚呼亂賊可爲乎先生不爲亂賊則雖退老之邑令焉而死先生不忍子孫爲亂賊則雖袒裸之弱息焉而亦死故予以爲先生之死先生一家之死皆適得其死而無足異也嗚呼人生幾何哉彼其之子誨盜喪師致先生之死而不與其死者死歟否歟墮名城殺豪傑死先生以及其子若孫者死歟否歟與先生同志而不必死于賊或身死而子若孫不必如先生之慘者其身與子孫終死歟否歟夫旣皆有死矣乃其死也其得正而薨如先生其子若孫亦如先生之子若孫之死歟否歟

批劍曲盡結處層層喚醒尤過于清夜鐘聲

亭林文稿文錄引

顧亭林先生一代奇人其學博而精其志堅而確其才可以有爲於天下而其所著之書則欲爲法於後王詩古文詞不屑措意者也其與人書有曰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爲又曰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盡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可以想見生平之自命矣然其學旣博且精則其於理無不熟其志旣堅而確則其於力無不果其才旣足有爲於天下則必不爲無用之空言其書旣欲爲法於後王則其溢

於文者必皆可傳而可誦而又運以深心行以大力振以高格出  
以簡裁有王介甫之老健而去其橫有蘇子瞻之暢達而無其蕩  
卽以文論當時以旗鼓自雄者亦未能或之先也今錄其尤者爲  
二卷雖多寥寥短篇實勝他家之洋洋大幅蓋辨學術正人心定  
經制明出處言立而德與功皆具書札間用駢儷格尤古云上高

李祖陶